

# 江青艷史

(三)

## ●劉昌博

### 男兒要闖女兒要蕩

李雲鶴（江青）在青島的海濱公園草坪上，和情郎俞啟威感情不自禁地「野合」；被巡邏的警察臨檢拘留，以妨害風化的違警法罰款後，認為很丟面子，心中鬱悶不樂。

這時，她在濟南的趙姓女友來信說：往日藝專的同學對她最近的私生活很不諒解，引起廣泛議論，批評她剛和新婚七個月的丈夫費雲生離婚，又絕情地欺騙了魏鶴齡的感情。年紀輕輕才十六、七歲，換男人像換鞋襪，這一輩子不知要嫁多少丈夫？要偷多少漢子？因此，大家暗地裡罵她「小妖精」。無非指責她是個喜新厭舊、嫌貧愛富，而又水性楊花的淫蕩女人。

爲了這些冷言冷語，李雲鶴曾躺在俞啟威臂抱的懷中哭訴，面對她梨花帶雨般的模樣；這個正接受新式教育而又思想新潮的大學生，卻能搬出一大堆歪理來安慰她。

俞啟威對李雲鶴說：在山東鄉間有一句俗話「男兒要闖、女兒要蕩」，意即青年男子要有出息，必須有膽量出外闖蕩江湖、冒險犯難，才能

揚名立萬。

古時，劉邦、劉備、趙匡胤和朱元璋，要不出外與兵起義，聚眾造反，怎能「黃袍加身」，當上皇帝？

咱們山東出生的「萬世師表」孔子，倘不出外週遊列國，講學授徒，遊說做官，最多只是曲阜縣的一位私塾老師而已。

當今，咱們山東出生的「秀才將軍」吳佩孚，開府洛陽，擁兵數十萬，割據稱雄，叱吒風雲，不可一世；如果他不出門闖蕩，投筆從戎，還不是蓬萊縣一個窮秀才而已。

又如，妳最熟知的「狗肉將軍」張宗昌；不久前曾任山東省督軍，姬妾盈庭，殺人如麻，向來有「三不知」的笑話，他少年時如不遠奔東北追隨「東北王」張作霖，南征北討地打天下，至今仍不過是掖縣一名粗鄙的地痞流氓而已。

所以，男兒要用自己的體力、膽量和智力、志在四方，離鄉背井地外出去打拚闖蕩，才會有機會、才會有出息；否則，就默默無聞，老死家鄉，與草木同朽。

「至於，咱們女人要有出息，又當如何？」

李雲鶴聽得入神，不覺插嘴說：

「至於，我國的年輕女人嘛！要有出息，芳名遠播，權傾一時，留名後世；除了要有天賦的嫵媚姿色，過人的智慧及高明的手腕外；在私生活方面，必須不爲一般世俗的德操規範，要放得開、敢愛敢恨、訣竅在一個「蕩」字。」

「此話怎講？」

「無論古今中外的名女人，泰半是放蕩浪蕩和淫蕩的；倘若一味循規蹈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僅是賢妻良母型的家庭主婦而已，成不了大事的。」

「能舉出事例，說明白一點嗎？」李雲鶴打破砂鍋追問到底。

「妳在圖書館工作，書架上的章回小說，稗官野史，傳記隨筆等雜書上，記載著屈指難計的傾國名花、淫女妖姬和蕩婦孀娃，她們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淫蕩的女人。否則，騷人墨客就不會給她們寫傳奇，戲曲也不會演述她們，電影也不會拍攝她們。」俞啟威看見李雲鶴在他懷中聽得入神，受到鼓舞，更肆無忌憚地大發謬論說：「古往今來的偽君子太多了，都希望自己的妻女是烈

婦貞女；同時卻企盼他人的妻女是蕩婦淫娃，這樣他才有機會染指，享受偷香竊玉的樂趣呀！」

### 滔滔不絕滿嘴歪理

「我懂了。」李雲鶴接口說：「無論男人和女人都是世界上最自私，最富野心的動物；男人用權勢玩弄女人，女人以美麗誘惑男人，彼此為一逞私慾，都沒安好心。」

「難怪得，我在藝專走的是風騷潑辣角色的戲路，以飾演花旦戲為主；每當我登台扮演『烏龍院』的閨惜姣、『翠屏山』的潘巧雲、『武松殺嫂』的潘金蓮、『大劈棺』的田氏，『梅龍鎮』的李鳳姐、『打櫻桃』的平兒，『拾玉鐲』的孫玉姣、『西廂記』的紅娘及『雙釘記』的白金蓮。我愈演的風騷浪蕩，愈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原來男性的觀眾皆是用色眯眯的眼睛看戲；以滿足潛意識裡對妖艷女性的佔有慾。」

「算妳聰明，有些開竅了！」

「嗯！」李雲鶴像茅塞頓開地補充說：「外國人似乎比咱們中國人更色情，電影老愛拍什麼艷后、妖姬、魔女及蕩婦；小說以『茶花女』及『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最暢銷。在我國也一樣，以鴛鴦蝴蝶派的愛情小說和電影最受歡迎。我瞭解了，古聖先賢如老子、孔子、孔明及王陽明，沒有人拍他們的傳記片，因為他們的生活單調嚴肅，無法硬塞進一位妖姬美艷的女主角，沒有哀感頑艷的情節，拍出來必然門可羅雀，準賠血本。」

「所以，妳過去專攻風騷浪蕩的花旦戲，是

絕對正確的。」俞啟威若有所感地說：「其實，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古往今來，名女人成功的秘訣，就在一個『蕩』字。」

「尤其，在我國過去的封建社會裡，一般貧家小戶的少女，要翻身出頭的途徑只有三條，一是爭選為『秀女』進入皇宮侍候皇上，但後宮佳麗三千人，要脫穎而出，獲得皇帝的寵愛，沒有訣竅談何容易？二是進入豪門大戶人家作小星、侍妾或姨太太，先憑『性服務』博得寵愛，再等到元配夫人翹辮子，以『娘姨』扶正，才算熬出了頭。三是投身梨園做戲子或賣入『花房』做妓女，俟成為色藝雙絕的名伶或名妓後，伺機從良嫁給豪富人家作姨太太，恃寵變態成閹夫人。」

俞啟威滔滔不絕地說：「不論走到那一條途徑，褲帶都必須放鬆一點，行為都必須放蕩一些；倘是一個石膏美人、木頭佳麗，準沒出息。尤其，我國歷史上的宮廷名女人：如姐己、妹喜、褒姒、齊文姜與齊武姜姐妹、夏姬、西施、趙飛燕、武則天、楊貴妃與慈禧太后等，固是貌美如花，還須是狡黠如狐的淫蕩女人；否則，便不會獲得君王專寵，享盡榮華富貴，光宗耀祖，以至名留青史。」

「這些歪怪道理，你是從那兒得知的？難道你的生物學系教授會教這些？」李雲鶴好奇地問。

「這些智識是從『雜書』上得到的！」

「什麼是雜書？」

「廣泛的講包括雜史、雜學，範圍涵蓋各家

筆記，隨筆、掌故、考證、秘辛，凡足資讀史參考的書籍；新近把稗官野史、章回小說、名人回憶錄及各種新潮書刊等，皆納入『雜書』之列。

「俞啟威剖析說：『正史和官書，猶如帝王的起居注與死者的墓誌銘，全是歌功頌德的官樣文章，千篇一律，讀來枯燥無味；除文中的時間，人名和地名是真的而外，其內容幾全是空洞的假話。雜書則不同，其時間、人名或地名可能是杜撰的，但其內容多是講的真話，給讀者揭開內幕，瞭解事實的真相。古人要我們博覽群籍，開卷有益；就是希望學子們，除了閱讀正史官書及正規教科書外，還得閱讀各種包括『雜書』在內的參考書籍；才不至泥陷於官方的『教條』之內，食古不化，變成不合時宜的現代迂夫子。』

### 揚棄文學猛啃雜書

從此，李雲鶴接受俞啟威的建議，揚棄了她啃不爛、讀不太懂的『西洋文學批評史』與『比較文學』課本；逐漸開始閱讀起『雜書』來，頓覺興趣盎然，達到手不釋卷，廢寢忘食的地步。她在學校圖書館擔任管理員，利用工作之便，發現館內藏書豐富，分目別類，滿架排列，中外書籍收藏三十餘萬冊，單是國內期刊何止千百種，不啻一座書城。

她看不懂洋文書刊，也看不懂經史子集，更沒耐心閱讀教條式的官方文宣，或宗教性的勸世讀物；卻偏愛閱讀我國的古典文學作品及西洋的翻譯小說以及各式各樣的『雜書』，尤其令她大感新鮮。因為，她是一個『性慾』與『求知慾』



②



①



③

①一九三七年時的江青（藍蘋）。  
②毛澤東的第五個女人江青。  
③江青（右）、毛澤東（左二）與兩個女兒在中南海合影。

，同樣強烈的女子；認為性慾可以滿足肉體上感官的享受，求知慾可以填補心靈上潛在的空虛。自從她擔任圖書管理員，耳濡目染，逐漸對圖書的管理業務，諸如：分類編目、目錄索引及參考諮詢，都略有涉獵；後來此一專長，竟與她的第四任丈夫——中共主席毛澤東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為，毛澤東早她四年（民國十七年），曾進入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管理員，每月薪資只有八塊錢，比李雲鶴的廿七塊錢少了十九塊錢，所以論職級與薪資，她比毛澤東還高一些；對圖書館的業務而言，她可能比毛澤東還熟習。或許就因這一點相同的淵源，李雲鶴（江青）和毛澤東結識後，添加了這一層契合的經驗，共有的認知，才會如此的水乳交融；尤其對於「雜書」的愛好，兩人更是興味相投。

李雲鶴在各種雜書中發現，我國京劇腳本的素材，泰半取自各類稗官野史、奇譚雜記及章回小說。她在濟南南藝專學京戲，走的是風騷潑辣的花旦戲路；如今恍悟，若不讀「水滸傳」，怎能演好潘金蓮、閻惜姣、潘巧雲、孫二娘及「一丈青」扈三娘等角色？如果要演紅娘，最好先讀「西廂記」；如看過「紅樓夢」，再去飾演葬花的林黛玉，剛烈的尤三姐，會更傳神些。倘熟讀了「三國演義」，扮演起洛神，貂蟬或孫尚香，會更得心應手。她讀過許多雜書後，心領神會，更熱衷於舞台表演，自信必能藝事精進、嶄露頭角。

「這些日子，我看妳埋頭啃了不少的雜書；

我打賭這位新進作家的作品妳沒讀過！」一天，俞啟威來找李雲鶴出外幽會時，同時將手中的書刊，故意在她眼前幌動。

### 研究性愛經驗豐富

於是，好奇心和求知慾一向強烈的李雲鶴，急著要搶過去看；俞啟威故作神秘狀說：「不答應我提出的條件，休想看這些奇書。」兩人為爭搶這些書刊，在沙發上扭滾一團。俟她點頭答應了所謂的「條件」後，俞啟威才滿意地把這幾本視為「奇書」的書刊，遞到她的懷裡。

原來這些書刊，是我國民初「性學博士」張競生出版的「性史」、「性藝」及「美的人生觀」三書。另有他近期在晨報及新文化月刊上所發表的有關男女性行為的研究報告；奇文奇書，使她看得臉紅心跳，陶醉不已。

從此，她體認到性愛不僅是「玩玩而已」，且是一門學問，一種藝術，最高的境界是要做到「愉快的生活，情感的接觸，愉快的享用」，是娛人娛己，彼此佔有，相互歡暢的快美好事。

她讀過張競生有關性愛的著作，贊同他的愛情四定則：(1)愛情是有條件的，(2)愛情是比較的一種，(3)愛情是可以變遷的，(4)夫妻關係是朋友關係的一種。

為要做到前述四定則，必須使性愛「情人制」，就得倡導「避孕」和「節育」，以減少對性愛的困擾，尤其是年輕的、情竇初開的少女；切忌在初嘗「禁果」時，即因珠胎暗結，而大煞風景，大傷腦筋。

這時，李雲鶴雖只有十六、七歲，但對於男女間的性愛，已有精湛的學理研究及豐富的臨床經驗。這些將性愛的修為，臻於「藝術化」的造詣，對她日後事業的發展，厥功至大。

「五、四」運動的健將之一，和胡適、羅家倫齊名的傅斯年，是俞啟威的姑父，他對這位姑父十分欽佩；因而，他想步其後塵，成為一位傑出的學運領袖。

那時，俞啟威已是青島大學共產黨組織的宣傳部長，為擴展外圍組織，在左派教授指導下，先後籌組了讀書會、話劇社及美術研究社等社團。

### 參演話劇出盡鋒頭

他先介紹李雲鶴參加話劇社，首次排演新戲「黑箱冤魂」，她飾演反派女主角卜遙蓮（諧音不要臉），把此一妖艷、風騷、潑辣而又陰毒的角色，演來絲絲入扣，可圈可點，出盡了鋒頭。

接著又排演「子見南子」一劇，是當時文壇「幽默大師」林語堂博士即興之作；林氏寫此劇的動機，意在說明孔子雖是「萬世師表」的聖人，但在生活上仍有凡人一般的至情至性的一面。當孔子周遊列國至衛國的時候，見到衛靈公的夫人——南子，這位年輕美艷的小寡婦，竟使孔子失魂落魄，迷戀不已，鬧出一些手足無措的窘態出來。李雲鶴扮演南子，有意無意間向孔子眉目傳情，輕佻的表態，使孔子在門人子貢、子路等面前，流露出凡人的本性，不禁意亂神迷起來，忘記他莊嚴的師表身分。這齣戲本無侮辱孔聖之

意，但演出之後，卻引起很大的爭議；不久曲阜第二師範也排演此劇，竟觸怒了孔氏族人，召來「侮辱宗祖孔子」的罪名，正任工商部長的孔祥熙也予以聲援，一狀告到教育部，當時部長蔣夢麟，曾派朱葆勤赴濟南查辦此案，風波擴至全省。

但，李雲鶴卻因禍得福，使她這個圖書館管理員的旁聽生，名滿全校。

隨後，她由俞啟威陪伴經常參加讀書會的活動，讀了一些馬克斯、列寧學說的書籍，比起那些「雜書」來，味同嚼蠟，枯燥萬分，拚命啃讀，僅止一知半解而已。不過，近朱者赤，她的思想跟俞啟威一樣，愈來愈左傾，言行愈來愈偏激。

### 故窘還羞乍露欲隱

在美術研究社裡，她跟在話劇社一樣，厚臉皮的作風，使她名噪一時。社裡分國畫、西畫兩組，她參加後者，學習水彩畫之先，須從不著色而簡單的素描——輪廓畫學起。人體寫生的輪廓畫中，畫活色生香的女性模特兒，是男生們最感興趣的作業；好奇心強的李雲鶴，也選習了人體寫生，但她偏愛畫男性模特兒，尤其是裸體的。

有一天，在美術教授指導下，大家學習人體寫生，卻只有男性模特兒到場；那兩位女性模特兒一個因母親患病、一個因「月事」來了，都突然請了假，男生們好不失望。於是，有人用玩笑口吻提議說：

「李雲鶴同學的身段窈窕、線條優美，是現

成的最佳模特兒，不妨請她代勞一下！」

「請李同學為藝術而犧牲！」大家一齊起哄。

「李同學的人體美賽過維納斯女神，比社裡花錢請的兩位模特兒強過百十倍！」

「秀外慧中，內外皆美的李同學，為藝術而犧牲是神聖而光榮的事情！」

大家如此起哄，一頂頂的高帽子給她戴在頭上；指導教授是個留美回國的新潮派人物，他以目光徵求李雲鶴的同意。好強的她！自信自己的人體線條比請假的兩個模特兒優美得多，虛榮心鼓勵了她，居然點頭同意了。

不准外人進入的封密式畫室裡，她到後面盥洗間，寬卸了羅衣，披了一襲蟬翼似的紗巾，在柔窘還羞，乍露欲隱，側坐在台前的凳子上，在柔和的燈光下，她裸露的胴體，無論容貌、身材、姿態、肌膚以及三圍的曲線，都是上乘之選，洵屬上帝精心又偏心的傑作，使在場的女同學看了既羨慕又忌妒，男同學看了莫不屏息凝神，恨不能把她擁入懷內，一口吞了下去。

這次的人體寫生，轟動了全校，都承認她美得有內容，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豪放女，新女性的先驅者；有些男同學要推荐她競選「校花」；可惜她只是旁聽生，沒有候選的資格。

### 政治認知十分貧乏

由於，李雲鶴在學校社團活動中，嶄露頭角、出盡鋒頭；中共青大黨組織認為她是個應予爭取的人才，經俞啟威的介紹，她正式成了「共產

主義文化陣線」的一份子，憑著她的幾篇熱情高漲、叛逆性強烈的反封建意識、反軍閥割據、反日帝侵略及反特權階級的文章，先後在中共青島地下刊物發表後；她又順利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及「左翼演員聯盟」，但還不是正式共產黨員。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東三省，青島大學師生發動罷課抗爭。李雲鶴在俞啟威鼓舞下，投身於情緒火熱的「反帝聯盟」，參加了激進的「海濱劇社」，誓以青年的熱血、愛國的赤忱及戲劇藝術的威力，來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槍砲抗爭。要以戲劇的宣傳方式，喚醒民衆，不分男女老幼團結抗日，李雲鶴曾在農人大衆面前，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街頭劇，及「五三之夜」、「迷眼的沙子」及「嬰兒殺戮」等獨幕及多幕劇。

她的民族義憤、愛國赤忱，是強烈而純真的；然而她的政治認知卻十分貧乏，甚至分不清共產黨和國民黨究竟有什麼區別。她只在左翼陣線中盡量找機會表現自己，實際上她只是中共青島大學地下黨宣傳部長俞啟威的附屬物，一顆搖旗吶喊的棋子。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俞啟威這位世家子弟，執意要和李雲鶴結婚，在家人的反對下，只好在青島舉行一個簡單的婚禮，沒有證婚人，不要結婚證書的饗宴而已。當然，他的叔父俞大維，叔母陳新午、姑父傅斯年，姑母俞大彩，姐夫趙太侔和胞姐俞珊，都拒絕參加喜宴；到場祝賀的只有二、三十位共產黨員與左翼聯盟的作家，演員

與師友。他們不敢拍結婚照，耽心被國民黨特務偵知，按圖索驥，一網打盡。

二人婚後，未曾蜜月旅行，但卻在租來的「洞房」中，把性學博士張競生所著的「性藝」一書，和許多男女交媾的春宮圖片，全部拿來實驗，改進性愛的姿式和技巧，務求性愛藝術化。由於，他倆夜以繼日的鑽研，男貪女愛地精究，不僅於性愛有突破性的啟發，浸至風騷淫蕩的極限，荒唐胡搞的頂點。

### 正式成爲共產黨員

俞啟威在新婚的蜜月裡，要把李雲鶴變成性愛與革命相結合的伙伴，介紹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爲正式黨員。她是在青島海港碼頭附近的一座倉庫內，於深夜的神秘氣氛下，在黨幹部面前完成登記與宣誓儀式，旋即被任命爲中國共產黨青島支部委員。

老實說，她參加共產黨的動機是模糊的，只緣於對中國舊社會制度的憎恨，及對俞啟威的愛情，她最熱衷的是舞台上的表演藝術，而那個時代的演藝界，幾乎是左翼聯盟成員控制的天下；她加入共產黨的現實動機，是要以它作爲一個跳板，便於在演藝界成名的橋頭堡。

俞啟威在新婚的歡愉中，意氣風發，於左翼刊物發表他的革命論文：「從打倒山東的三個罪魁禍首說起」，內容是說自古迄今，山東出生了三個罪大惡極的人，這三個人不徹底打倒，中國的前途黯淡，沒有希望可言。

一個罪人是西元前五五五一年九月廿八日

在山東省曲阜縣出生的孔子，他的儒家思想，無異歷代專制帝王及封建反動勢力的護身符，荼毒中國思想界二千四百餘年。他的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倡五倫、講八德，束縛了國人的思想和學術自由，給國人戴上痛苦的枷鎖，是歷代專制帝王統治天下的辯護人。

孔子所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又說什麼女子要「三從四德」，不啻是給中國婦女戴上緊箍咒，外加腳鐐手銬和貞操帶，渾身細綁，動彈不得。

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帝王可以「後宮佳麗三千人」；女人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男人可以「逢場作戲」，到處留情，世世代代騎在女人身上。如果，歧視女人的「孔家店」不倒，不連根拔起，中國的女人永遠無法翻身，無產階級的農工革命無望。對於要使女人「翻身」的論調，李雲鶴是百分之百贊同。

至於，另外兩個要打倒的山東禍首，一是蓬萊縣出生的「秀才將軍」北洋大軍閥吳佩孚，另一是掖縣出生的「狗肉將軍」曾任山東督軍的張宗昌。認爲他們二人的軍閥暴行，給新中國帶來災難，更給山東家鄉帶來水深火熱的痛苦。

俞啟威在文中指出：國民黨是一個匯集軍閥、政客、野心家、投機份子及孔子封建觀念的大拚盤，披上孫中山先生進步思想的外衣，骨子裡卻幹著自私自利的勾當。各派系擁兵自重，裂土稱雄，內戰打不完，害苦了善良的老百姓；他們跟日本帝國主義一樣可惡，都是應予剷除的對象

……。

可以想像的，俞啟威的偏激言論，惹禍上身，於不久後遭到國民黨情治單位逮捕，關進了牢房；距離他和李雲鶴結婚之日，還不到半年。

### 丈夫坐牢另覓新歡

俞啟威的被捕，在學校內有不同的傳說：一是說國民黨要在青島大學徹底鎮壓共產黨學運份子，黑名單列有五十名，但大多數都逃跑了。二是俞啟威在共黨學運領導人爭奪戰中，大露鋒芒，遭同路人出賣而被捕的。三是說他不該跟李雲鶴結婚，因她在美術研究社人體寫生課室的大膽裸露，美艷的胴體、嬌嫩的肌膚，導致垂涎者大有人在，是那些艷羨的嫉妒者，暗中檢舉才入獄的。

俞啟威關進監獄，俞珊派人通知李雲鶴；她知情後，曾放聲大哭，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初先，她一直心驚膽戰，坐立不安，害怕自己也被捕下獄；這時，她開始後悔自己已不該冒然參加共產黨，懷疑共產主義道路是否適合她？是否在中國走得通？

在俞啟威坐牢期間，她如坐針氈，度日如年；爲減輕內心的恐懼，填補心靈的空虛，滋潤生理上的枯寂以及沖淡共產黨員的色素；她迫不及待地交了一個屬於國民黨員的男朋友，他名叫喬明華，是體育系三年級學生，在足球場上是衝鋒陷陣的前鋒，在談情說愛方面也是使女人心醉的高手，很能滿足她肉慾上的需求。

李雲鶴在愛情、思想及行爲上的一百八十度

大轉變，惹火了在獄中的丈夫——俞啟威，他為報復她的移情別戀，供述李雲鶴在共產黨組織的身分。青島警察局拘訊李雲鶴，她為要脫罪，一面招供俞啟威在青島大學搞學運的詳情，等於徹底出賣了她新婚的丈夫；再方面她請託新交的屬於國民黨籍的男朋友喬明華營救出獄。由於，她十分「合作」，供述翔實，加上男友的多方營救、書面擔保，警方釋放了她的。

俞珊為營救胞弟，四處奔走，聯絡了在國民黨的黨、政、軍和學術界皆有影響力的叔父俞大維、姑父傅斯年、姑母俞大彩出面；尤其俞大維施展了影響力，他直接掛電話向當時最有權威的情治單位負責人——軍統局長戴笠將軍說：他的侄兒俞啟威，只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其從事學運，行為固是有些魯莽和衝動，但反封建、

反軍閥及反日寇侵略中國，動機無非為了救國家民族，和「五、四」運動時代的胡適、羅家倫、傅斯年一樣，出自一片單純的愛國心。他向戴笠求情說：「我的侄兒年輕不懂事，請你原諒他，我保證他出獄後不再胡鬧！」於是，戴笠看在俞大維的面子上，電令青島情治單位釋放了他的侄兒。其實，俞啟威的「罪行」，在當時國、共分裂的清黨時期，沒有法治觀念的情況下，是可大可小的；重則可戴上一頂參加叛黨組織的大帽子，就地槍決了事；輕者只說是出於單純的愛國心切，寫一張悔過書，保釋出獄。

### 潛往上海圖謀發展

俞啟威被關了三個多月，輕鬆出獄，使李雲鶴大感意外。因為，他在情感上和政治立場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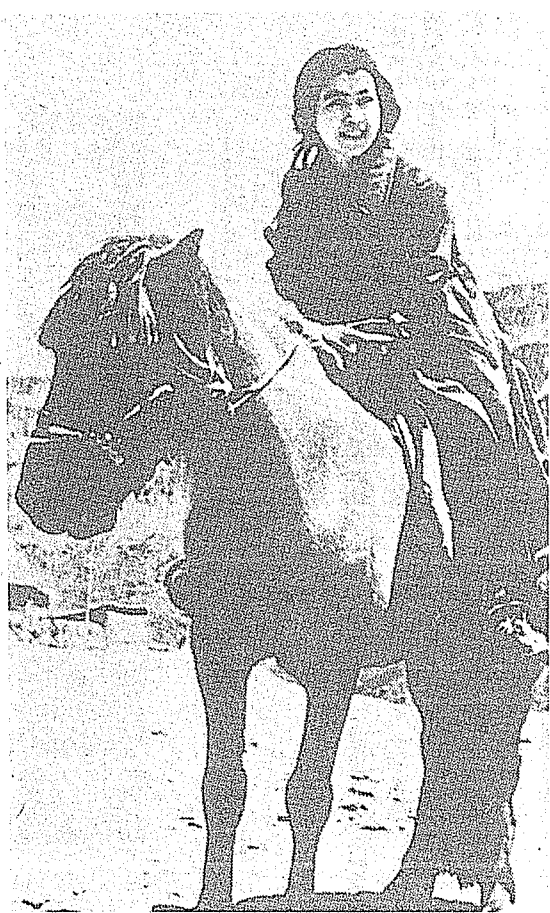
雙重「背叛」丈夫的行為，心中有愧，不敢去見他。

她那時的心情是亂糟糟的，腦海裡攪拌了疑惑、愧悔、徬徨和恐懼的意緒；彷彿是迷途的羔羊，又好像是失群的孤雁，還宛如一隻無助的喪家犬。因為，他既耽心招致剛出獄的俞啟威及其左翼同路人的報復，又害怕情治單位再度逮捕她入獄。至於，她新近結交的戚友喬明華，只是一個四肢發達，腦筋簡單的運動健將，一名國民黨在學運鬥爭中的「打手」而已。發現他已無多大利用價值，玩膩了後，早就感到興趣缺缺。

因此，她覺得世界雖大，竟沒有自己容身之地；她徬徨無依，痛苦極了，仿似徘徊在三叉路口，她已經變成無主的孤魂了！

最後，她咬緊嘴唇，下定決心，要像以往每次跟情夫絕交後的情況一樣，趕緊離開傷心地到另一城市開創新生活。這樣做可以割斷「舊情宿怨」，專心尋找「新歡」，同時避免藕斷絲連，招惹無謂的困擾。

於是，她星夜收拾細軟，棄保潛逃上海求發展；她自恃有一副姣好迷人的臉蛋，窈窕多姿的身材，白嫩細緻的肌膚和青春美艷的胴體；凡是正常的男人，未有不喜歡妖嬈嫵媚的女人的，上海有許多色眯眯的男人，這正表示她有無限發展的空間。何況，她還有許多邪門的「專長」，以及作風大膽的勇氣與花樣翻新的鬼點子，她自信能在中國最繁華的大都市，號稱「冒險家樂園」的大上海，闖蕩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未完待續）



江青早年的騎馬照相。